

Xiang Wo Zhe Yang De Nu Zi

像我这样的女子

杨菁 著

这样的时刻

我从/不逼迫自己/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秋高气爽/天
气晴好的时刻/我不逼迫自己非要写下点什么
不逼迫自己/不去回忆那些凌乱的往事/甚至不排斥
忧郁、悲伤、眼泪/诸如此类的词汇/早已在我的灵
魂深处/深深扎根/期望着，那就希望吧/来年的秋天
它能开出淡淡的/野菊花的苦香

钟书国际文化出版社

BOOKLOVER 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AN IMPRINT OF METRO FIFTH AVENUE PRESS, LLC



像我这样的女子

杨菁 著

钟书国际文化出版社

BOOKLOVER 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AN IMPRINT OF METRO FIFTH AVENUE PRESS,LLC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Booklover 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an Imprint of
Metro Fifth Avenue Press, LLC, P.O. Box 745, New
York, NY 10163-0745,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Booklover 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 an
Imprint of Metro Fifth Avenue Press, LLC, P.O. Box
745, New York, NY 10163-0745, USA) except for
brief excerpts in connection with reviews or scholarly
analysis.

Xiang Wo Zhe Yang De Nv Zi
ISBN 978-1-936273-49-2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杨菁



1986 年生于陕西汉中，2009 年毕业于汉语言文学系。大学期间做过四年校刊记者、编辑，后做过网刊《读后感》兼职编辑。有散文、诗歌、小说作品散见于各个报刊杂志，榕树下签约作者。曾编剧拍摄 DV 剧《我会好好的》，获得大学生艺术节三等奖。现为教师。

序

吕 刚

杨菁要印她的诗集，让我写一篇序文。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乐于接受这项委托，不是说自己真是担之无愧，实在有不能推诿的理由在。那就是我跟杨菁的相识，因为诗。

这种单纯如纸的书生人情，于我有格外的欣喜。

约在五、六年前吧，杨菁在西安一所大学求学，我在离她不很近的另一所大学教书。东西陌路，非亲非故。和这世上许多陌生人一样，我们原本没有相识的可能。但谁知道，由于诗的激荡与导引，如风推浪起，潮打岸木，两个人竟然相识，而且有了交情，实在难得。

我至今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情景。一日，雒莉雒老师自校返家，兴冲冲告诉我一件事。说今早课后，在楼梯口遇见一位女生，腼腆而兴奋地向她打问起吕刚来，并说喜欢他的诗。

谈话间，她感觉这可爱的女生似乎有个问题要问，又不好开口，欲言又止。于是就直白地告诉她，吕刚是我爱人。不过，他已离开这个学校了。得到这样的回答，那女生果然既惊又喜，讲她从雒老师的讲课与吕老师的诗中猜测我们之间的关系，并和同学打赌，亟亟想得到验证，便贸然探问的心情。雒莉说，这个叫杨菁的女生也写诗。不久还带来她的诗作让我看。后来，我送给杨菁一本《秋水那边》。我们就这样熟识起来。

不出雒老师的预料，我很为杨菁喜欢我的诗而高兴。但更令我感动的是，杨菁对于文字的敏感与行事的执著。我以为，这是保证一个有志于文学写作者之前程的重要品质。

大诗人艾略特（或是另外某个诗人，记不清了），曾经断言，二十五岁以后继续写诗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什么意思？为什么是二十五岁？我这样理解，他的意思是，二十五岁以前的青年人，都敏感，多有激情与幻想，凭借生命的本能，都会做梦与作诗。过了这个年龄，敏锐的感觉，日渐钝化与退化，诗的激情没有了。所以，在青春期，人人都能作诗；青春期过后，还要作诗，靠的不单是生的本能与敏感，还须有对于诗性生命的持续热情与执着坚守。我惊奇地发现，这两种品性，在杨菁身上天然地存在着，而且一直持续至今。

大学毕业后，回到陕南一所学校教书的杨菁，没过几年，就整理出厚厚一叠她的诗稿，并且准备付梓。这表明繁杂的教学工作没有扑灭她的诗歌热情，日常的生活琐事也没侵蚀

她的心灵敏感。几年来，她一面尽职尽责，守住老师的本分；一面尽心尽力，执著于诗歌的写作，且颇有所成。

读杨菁的诗，我感触最深的是她对于生命的质疑与热爱。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主题，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其根源在于她那颗敏感与纯净的心。在杨菁的笔下，无论是歌吟爱情，抒写亲情，还是关注现实和民生，反思时间与生命，你都会感受到她，因为挚爱，所以质疑；质疑之下，又爱怜无何的纠结与无奈。《天空，你会感觉到疼吗》是对生命的玄想与反思，有一节写道：

下雨的天空
带着幽深的默默
隔着窗
没有一丝声响

天空是生命的一面大镜。其中映现的是诗人内心的状貌。下雨的天空，弥漫着阴郁、潮湿的气氛，无边的、细密的雨丝，切断了远望的视线，也划限了心神的疆界。窗子阻隔了外部世界的声响。人被囚禁在狭小的、物质的空间里，渴望突围。但天的阔大莫测与暧昧不明，对人既诱惑，又拒斥。然而诗人毕竟没有脱离人的“动”物本性，最终听命于心灵的召唤，

发出这样动天地、泣鬼神的“天问”：

如果有一天
我在你的泪腺里跌倒了
天空
你会感觉到疼吗？

这种孩童般天真、绝决的设想与诘问，没有缘由与答案。诗人也不期待应答。那是一种精神的姿态，一种生命的预设。似乎人生就是这样，无奈之于无怨，无望之于无畏，从某一时刻起，全都系于一心。故而也就一心一意，向死而生了。

我不解的是，年纪轻轻的杨菁，如何对于生命竟有如此深明的了悟。如果不是我过度的解读，如果不是她人生经验的理性自觉，那么，我愿意认为，这完全出自她天生的生命感性，与诗性语体本然的规范与引导。

爱情是杨菁诗歌最主要的一个主题。但无一例外的，在杨菁笔下，爱情是一个既遭受质疑，又充满诱惑的矛盾体。请看《午夜》：“午夜 / 大片大片的黑 / 愣是将我唤醒 / 内心里顿时燃起 / 黑灯瞎火的惆怅 / 不曾想这样的夜 / 有谁会和我一样 / 睁眼面对自己的伤 / 曾经的爱人已逝 / 此刻 / 你的爱人呢”。这里，文字的表面是爱的伤痛与无奈，甚至也发出深深的质疑。

但诗人并没有因此就排斥、否定爱。相反，她依然信任。她坚信“在时间的碎片里”，“自己 / 总会被人 / 无声无息地 / 想起”。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这种信念，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感悟：“吃饭 / 有筷子和碗 / 行走 / 有陌生人做伴 / 睡觉 / 有棉被的呵护与疼爱”（《冬日恋歌》一之四）。至此，我似乎可以下一断论，杨菁的诗是从生活之流切入，深入到生命的根源，再经由文字的组织而呈现出来的。当然，大多数写诗的人都会步习这一路径。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生命敏悟力的大小，及其对于诗性文字的把持的度。此间的差异决定着独特的“这一个”。

当然，我不是说杨菁的创作已臻于美善的境界。相反，她才起步不久。但她有到达诗美境界的禀赋与潜力。请看这样的句子，“枪引诱了手 / 我看见饥渴的头颅开了花”（《梦》）、“深夜 / 文字在寂寞肩头独舞”（《夜行者》），把生命的无奈、孤独、坚持与华美，表现得既准确又灵动。文字、意象的静动结合，虚实转换，拿捏老道自如。完全不像是习诗的新手。

再如她在《设想》中的句子——“设想自己 / 被好端端地抛在这个世上 / 前无古人 / 后无来者。”说实话，读到这句诗，我被震撼了。我曾猛然间恍惚，这是杨菁的诗吗？它出自一个 80 年代中人的手笔吗？我冷静下来，立马回答自己，是。这是杨菁的。这诗句，把卞之琳对于人之宿命的玄想与陈子昂对于生之悲壮的歌吟糅合起来，经由她女性的体验与

柔性的表达，意境苍翠而豪迈，动人心弦。杨菁对于语言的敏感与妙用，也于此表露无遗。陈诗人的千古名句，好像是为她预备的，四两拨千金，百炼钢化绕指柔。不由人不击节称绝。当然，这样的佳构，我以为，肯定得之于偶然的神来之笔，定非常有。

读杨菁诗集，我也毫不讳言地说，其诗艺的水准参差不齐，思维触角的伸张空间还大。但无可质疑，她的诗感情真挚，风姿质朴，绝无当下诗坛虚声、作态的流行病症。杨菁写诗，不为求诗人的名分，但为内心情感的抒发。这，恰是诗艺创作的正途大道。

2011年6月29—30日

于西安家中三稿而成

吕刚，1965年生于西安，1987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陕西著名青年诗人。现任教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与研究工作。出版诗集《秋水那边》。有诗歌作品被《现代小诗300首》、《长安大歌》、《诗歌与人》等诗选收录。2006年9月应邀参加在重庆西南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并作了《重涉典律与现代汉语诗歌的本体建设》的主题发言。

读杨菁的诗集

南 北

与杨菁认识，是在网上。开始是QQ上，后来她加入我主办的现代禅诗探索论坛，网名“菁菁河边兰花草”。这个网名有点长，我就老是记不全，就记成了“河边草”。

杨菁在这个论坛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多与情感有关，发在“禅意爱情诗”这个原创子栏目。从诗歌的艺术角度来说，有的比较成熟，有的就比较生涩。我想，这大概与她写作时的心境是有关系的。心境静时，诗也静美，语气贯穿从容。反之，就显得刚露出一一点青绿，又被云遮雾罩了去。

现代禅诗作为一个当代汉语诗坛的崭新艺术流派，有着自己明确的理念和主张，所以，对于作品的选择，也是严格的。杨菁的诗，曾经入选《现代禅诗探索》选刊（网刊），后又被选入现代禅诗研究会主办的《现代禅诗探索》丛刊（纸刊）中，这说明杨菁是与现代禅诗有缘的，其作品在艺术上也进

入了一定的禅意境界。不过，据我个人的观察，她的创作情况，很不稳定。后来，大概进入 2011 年之后吧，基本在论坛上就看不到她了。所以，不久前乍然听到她说要出版个人诗集，着实有点吃惊不小。

不过，从事物运行的自身规律来看，杨菁的选择是一定有她自身理由的。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东西产生和消亡。我们不明白，只是说明我们没有能力或机缘去认识和了解。对于杨菁的出版诗集，即便是对于整个社会，或者对于所谓的诗坛，不能产生什么影响，但对于她本人和周边的诗友网友来说，却是一件不但重大而且有意义的东西。

我对于她现实中的个人经历，没有多少了解。现在写这篇文章，完全是透过网络这个现代媒介平台建立的缘分。我们各自了解对方的，就是对方的文字，以及透过文字传递出来的种种信息。或许，这样的文字雕塑，并不能完全的勾勒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样貌，但却可以描画出一个人心灵世界的基本轮廓。我认为这是重要的。我们若是仅仅见到或者熟知一个人的外表，其实这个人对你，还只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因为，你不能进入其内在的世界。只有见到了那个鲜活的灵魂，才能算是真正的了解。

如此说来，我似乎对于杨菁，又是了解了的了。

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也许她在人群中并不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对象。但是在她自己的诗歌王国中，她是女王，她是

上帝。她驾驭文字，统领词汇，调遣意象，移山倒海，布云播雨。她在建筑着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宫殿。无论成功或失败，她的作品都是这个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创造。

我认为，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值得尝试的。只有尝试，才能让诗人明确自己的方向和道路。所以，杨菁的选择，是她进一步确定自己艺术方向的不二之举。

现代禅诗对于诗人的要求是“诗禅双修”。并且，我认为作为汉语现代诗人，诗歌作品中传达出的审美境界，其实就是禅的境界。这一点，现代禅诗探索同人张黎和碧青，都有专论阐述。

杨菁之与现代禅诗，既然有缘，我相信她就不会不时常的涉足其中。

每个诗人，在内心都会默默的坚守自己的道路。只要她不放弃，只要她将诗歌的写作当成生命中的一件重要事情，或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就一定会在某一个或某几个艺术的路口，相逢相遇。

2011年7月24日

云南大理州

南北，本名王新民，亦名王新旻，河南新郑人。曾居开封、郑州、成都、上海、黄山太平湖等地，现居云南大理，诗人、独立作家。

1980年代始，在国内及港、台、美、马、新等国家和地区佛禅及社会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入选多种海内外选本，获奖若干；发起、主编同人刊物多种。

著有诗集、禅意散文集、诗画评论集《幸福在心》、《诗情画意总关禅》、《净严法师传》等随笔、评论集九种为现代禅诗研究会发起人，主编有《菩提树下——现代禅意散文选》、《现代禅诗》丛刊主编，主持有“现代禅诗探索”论坛。有作品入选小学语文课本和中学教辅读本。有评者誉之为“现代禅诗的开拓者”、“著名佛禅作家”。

词·呼吸·精神家园

冯望岳

1月10日，副刊《灵丝》所载杨菁的一组小诗和诗观，值得品读。

《突然的自我》卷端一节“总习惯于／躲在文字背后／想象有朝一日／能够跟得上沧海一粟的对比”，把诗人自我酷爱文学写作、期望着将来能够成为文坛浩瀚若海的成长文学、青春写作者队伍中晶莹剔透的一颗金粟之心态意绪，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又不乏曲折幽微之妙。诗的第二节抒写了“自我”甘于寂寞虔诚探求诗美的情景。接着三、四节“有人说／人若无梦／夜的眼睛就瞎了//夜的眼睛多么重要／可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能／睁着白天的眼睛／看到些黑夜的事”，创造化地化用顾城《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表现“自我”清真无邪、志在纯美、满目光明的生命韵致和人文之光。

《秋日私语》“是在出其不意的午后”与“鲜血殷红的落日／滴满整个天空”时段间，借助秋日所能见闻感思到的景观意向表现的“自我”现实生命韵致的本真形态：“我邂逅了你的伤痛”句中的“你”与“我”相同，都是“独语”时别一自我。“我”有愁苦、伤痛、寂寞，也有“冬天的寒意”“该怎样才能克服”的思考。

《夜行者》以新世纪学子特有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所实物化、感性化的新颖意象，表达了或者追求相互理解、情谊挚笃、忧乐与共、仁爱和谐的“春天”；或者期冀正视苦难、坚韧前行、绝不后退的风采；或者渴望岁月峥嵘、心正路平、独立思考、不为人奴的品格之丰盈意蕴。“又是谁／能把分享忧伤当作甜蜜／带我开往春天的地铁”；“总是在时间上徘徊／既不能前进也不想后退”；“在岁月的跑道上／没有人希望是个错别字／被别人颠来颠去的滋味／估计也好不到哪里……”之类诗行，以感性结构的客观性、完整性、陌生化、模糊化，让有着复调杂色而苦涩多味生活体验的同龄学子的灵魂受到叩击和抚慰。黑格尔认为诗所特有的内容重点“不在当前的对象”，而在“发生情感的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方面的旨趣的东西”（《美学》卷三）。

杨菁关于“写诗是对时间的对抗”，诗就是用自我的“呼吸”相连接“带着浓浓的乡愁”“集体飞翔”去“寻找精神家园”的一束词组之诗学主张和她的诗，分明是与《尝试集》、《女神》、

《志摩的诗》等体现的强烈自我意识、自由精神和个性主义的现代品格与诗歌观念一脉相承的，是通向 90 年前蓬勃兴起的高扬民族、科学、爱国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本文曾发表于 2008 年某报刊）

冯望岳，陕西师范大学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硕士。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兼中国矛盾研究会理事，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理事。坚持“教学就是服务，就是奉献、就是助成人才”的理念，致力现代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主要讲授 20 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诗歌研究等课程。已出版《郭沫若的文学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中国现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等 10 余种。发表《“蓬勃地奋飞”者的颂歌》（《名作欣赏》1983 年第 4 期）、《从〈孤山的梅花〉到〈瓶〉》（《吉林师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复载于中国人民大学《郭沫若研究》1984 年第 4 期，翌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掠影》（《唐都学刊》1989 年第 2 期，复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89 年第 7 期）、《试论郭沫若的中国文化观》（《郭沫若学刊》1993 年第 1 期，复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研究》半年刊 1993 年第 2 期）、《赵树理：“农民文学家”——审美误识》（《晋阳学刊》2006 年第 5 期）等文学、文化、教育论文 100 余篇。